



我不想回去了

(李欣)

一、一月過去了

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在朔縣。
本城副官胡德地對着牆上掛的日曆，想着一件事。是什麼人進屋子裏來了，他臉也沒回，把胡德地弄得很生氣，低聲罵了一句：「巴葛德！」
日曆上的一張被扯下來了，在翻開胡德地的手裏，又花胡德地飛進屋裏。走到門口上的一句話，沒有說出，「巴葛德！」，一月去了，為什麼不見回來？

二、不出力的差使

羅希哲帶着不出力的差使，從城內回到一區慈峪村，在木村自願地參加了八路軍，時間是三月三日。

羅希哲是個聰明的人，他的一舉一動，在本地也算是一位老財，八九口人，四百多畝地。父親是一位「德高望重」的老秀才，教人子弟，就把這位鄉紳弄到城內當了軍需科秘書。兩個叔父都在管轄軍需事務，一個是中校團副，一個是少校營長，錢子也不錯，是右友三的小老婆。只有他一個孤苦伶仃，青年團的小團長，不算很爭氣，在民國二十八年被敵人拉去當了軍需科秘書。

伙伙的差使，雖然無名，却也有點小利。開始也能吃些大米牛肉，每月賺九元錢。閑的時候，還可以在自己的兩個同伴——曹家寶的賣糧和曹正良的賣油，吹吹牛皮，表示自己只是暫時在這裏受着差使，將來的日子長着呢！

胡德地對他們說：「你們當伙伙，雖然很辛苦，可是也不錯，一個月吃吃喝喝，再弄下九元錢。只要你們好好的幹，將來還有大的希望！」說到這裏，當然很自然地會想到自己，本城副官地笑了，把這「光榮的差使」也慷慨的分給他們一點：「只要你們能幹好日本話學會，當一個翻譯官，吃的又好，穿的又好，一個月又能弄二三百元，那你們當伙伙更強的多。」

「我去，我敢去！」
「好的，好的，胆大的！」
本城副官把大姆指一豎，望着羅希哲嘻嘻地笑着。羅希哲也不自然地笑着：「一下。」

三、廿七天內

羅希哲的任務，是一個月內完成這不出力的差使，日子飛快地過着，羅希哲的工作開展着，什麼都很遠心。

軍隊是駐在離黃河十幾里的山村裏，訓練，生活是緊張的；同時因為金融不很穩定和敵人嚴密封鎖的關係，也比較艱苦。新兵補充進來了不少，他們對於軍隊生活還不熟悉，還有些發生不滿，羅希哲的小心，這都給胡德地活動的機會。羅希哲的小心，這都給胡德地活動的機會。

一個不算偶然的機會到來了。
排長前幾天在緊急集合場和連長開了些意見，最近表現的很煩躁，經常發牢騷。一天，在軍事課的休息時候，也坐在羅希哲的旁邊，把胡德地埋在兩個肥大的手掌裏，陰鬱的眼睛垂視着，心裏在想事情，羅希哲像漁夫一樣，注視着河面上的浮標，這是條大魚呀！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「排長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「我幹嗎要高興！」
「哦！咱們軍隊有小米飯吃，有破棉衣穿，上雜糧粥，背糧糧地，吃苦耐勞的，有什麼不高興的！」
「我高興個屁！一天出操上課，飯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上，像個叫化子一樣。又是背糞，又是背糧，又是背柴，……」
「好壞你總是個排長！」
「排長！這兩塊錢的官我早就不想幹了。在這裏當個排長還不如在曹家寶當個兵。」

「那末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「我想怎麼樣？」

建議與批評 應當制止「奪地」

生

根據去年春耕工作的經驗教訓，在今年春耕運動中，大家都注意到糾正過去過左的作法，以振興一般地主的生產情緒，並且採取了各種有效辦法，以清還債權，強調交租交息，確實保護地主的土地，進一步的糾正了過去過左的作法，一般地主的生產情緒，這對今年的春耕運動及根據地的生產建設上，是有一重大意義的，可是，另一嚴重現象又發生了，根據河保一縣的實際情況，可以看出來。

由於戰爭的影響，一般商人多轉從事農業生產，因此不惜出高價向地主租地，於是地主以利可圖，而奪地的現象，便隨處發生。據行署視察主任委員張國慶同志五月二十五日給保德縣長的信所說，他在四區大縣的調查所得，被地主奪回的土地，佔總共有六十三戶，土地七百餘畝，其中抗屬被奪地者，僅林德哈，馮家川，曹村三個行政村就有二十七戶，事後得到合理解決只有四戶，以致家庭無法生活而引起了十餘個游擊隊員的逃亡回家，這顯然是村的工作中的一個嚴重問題。

這是在糾正的錯誤中又發生了新的錯誤，對貧苦農工生活之無告，視若無睹，這種現象決不應長此繼續下去的，至於造成這種錯誤的原因：是區村幹部中間還有些人不注意研究政府的法令，不深刻了解各種政策，尤其在保護人權條例公佈後，許多幹部以為自己的權力削弱，怕犯錯誤，不敢做事。而另一方面有些不明大義的地主商人老財企圖利用（實是違背）革命的法令，趁機反攻。於是部份幹部作了地主商人老財的尾巴，貧苦農工遭受了新的迫害。這是違反政策法令的現象，應當立即制止。

解決的辦法也很簡單，就是要加強村的工作，區村幹部一定要比那些地主商人更精通法令，使他們無隙可乘，縣級幹部必須深入村莊，調查了解鄉村的具體情況，這樣才能發現羣衆實際生活上的問題，並給予解決。此種工作在開始的村選工作當中，更應好好注意的。現在河保一縣正向着這方面努力，保證在五月份，在縣級的政民幹部下鄉，調查了五個村子，解決了土地婚姻等問題九十多件，正在轉變村的工作，其他各地也應向這方面努力！

慶祝 抗戰建國四週年

新華書店晉西分店·特